

心灵的净土

(写给读者)

据传，六祖禅宗慧能是文盲。

慧能幼时父亲因事贬官被流放，不久亡故，后随寡母迁至广东岭南。因家境清寒而靠打柴为生。所以，自幼无学，大字不识。

慧能到湖北梅山拜五祖弘忍参禅学法后，弘忍大师欲将衣钵传予领悟佛法的门徒，于是令弟子将自己的证悟写成诗偈，视悟道者传以衣钵，使其成为六祖禅宗。在弘忍众弟子中，神秀上座是大家公认的最有希望接传衣钵之人。所以，神秀趁夜半无人，将一首《无相偈》书于寺墙，以此试探师祖能否传授衣钵。偈文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朝朝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众门人一致赞贺，神秀也自以为领悟了佛法大意，可以荣登禅宗宝座。却不料，大字不识的慧能也作偈一首，并请人代书于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一出，举寺皆惊，争相念诵。弘忍见此，知慧能已真正领悟了禅学真谛，惟恐其因忌受害，急忙脱下芒鞋将偈文擦掉，并对众弟子说，此偈未悟佛法。然而，却在夜半三更时分将慧能唤入内室，秘传禅法教义，并授以衣钵，封其为禅宗六祖。为防弟子加害慧能，亲自在月朗星稀的晓夜，驾船送慧能潜行他乡，等待时机，宣法成佛。

弘忍大师出于对慧能的袒护和宝爱，居然以掩人耳目之举蒙瞞门徒，此举虽然有悖于禅门常理，但它却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无论是超凡出尘的禅学宗师，还是平庸无奇的凡夫俗子，心隅里都蕴含着—个“情”字。只不过前者“隐”，后者“现”而已。抑或正是缘由此故，那些出自文豪大师之手的禅情美文，在浩如烟海的文品中，如珠玑散落，沙里藏金，虽零散无集，但却别有洞天，灵秀独具。正因如此，编选者才遴选了这部名人禅情随笔精品集。可以说，每一篇文章的筛定，都是苦心臆旨的结果，因为无论是选家还是出版者，都无意于迎合世俗对佛道盲目的热衷，而是希求这部充满禅趣的美文精品集，为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忙碌的世人，提供—方开启心智和陶冶心灵的净土。特别是让那些如雨后蘑菇般冒出来的信女善男们知晓，学佛也好，参禅也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对佛法禅学怀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渴求佛力对物欲思想的庇护和保佑的本身，就是对其最大的亵渎！

在时下喧闹、浮躁、充满竞争意识的现代社会，品读这样的禅情美文，真是如同跻身于摩肩接踵的行人之中，瞠目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之后，再置身于山野之巅的名寺古刹，让人有种反璞归真的净化与明澹，从而滋生出对人生对生活的体悟与热爱。

编选者于印月斋

RSKWQSL

• 1 •

• 余秋雨	道士塔	(79)
	莫高窟	(87)
• 张中行	前见古人	(95)
	安苦为道	(102)
	得道和望道	(107)
• 张晓风	喜与悲	(109)
• 林清玄	佛 鼓	(114)
• 罗 兰	话来生	(123)
• 倪貽德	佛国巡礼	(127)
• 周国平	等的滋味	(135)
	人与永恒	(140)
• 施蛰存	黄心大师	(147)
• 胡 适	谈 禅	(170)
• 贾平凹	佛 事	(177)
	树 佛	(181)
	一只贝	(183)
• 梁启超	惟 心	(185)
• 梁实秋	了生死	(188)
	传法偈	(191)
• 曹正文	佛家妙语	(194)
• 琦 君	读禅话偶感	(197)
• 简 媾	无缘缘	(200)

山也寂寞 水也寂寞

方 杞

见过山吗？

见过水吗？

山是看过的。巍巍中华如锦绣，千峦万壑，既壮且丽，如何不曾看过？江西的庐山，古名“敷浅原”，常年云封雾锁，层峰插天，“登高壮观天地间，大地茫茫去不还”，是空灵秀丽的山；山东的泰山，岩岩巍峨，正大雄伟，“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浑然独立的山；四川的峨嵋，光相锦云，气象万千，“云物为人布世界，日轮与我行虚空”，是明媚幽邃的山；福建的九华，深林积叶，缥缈凌云，“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是重霞飞翠的山；吉林的长白，古名“不咸山”，白雪皑皑，云飞雾翔，十八巨峰环天池，皎洁如琉璃世界，是云树参天的山；新疆的天山，隐天蔽日，苍苍郁郁，千峰孤峭，冰雪晶莹，是壮丽伟观的山；台湾的大禹岭，古木森森，白云悠悠，是停云静靄的山。这许许多多披云雾睹青天的山色，庄严雄伟，是天地玄黄的门户，是人世洞天的标志。

水是看过的。泱泱中华如鸿图，汪洋浩瀚，既秀且美，如何不曾看过？长江连系，滩险水急，湖北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濛濛万古的水；黄河翻涌，奔腾澎湃，山西龙门“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是涛涛千里的水；杭州的西湖，六桥烟柳，三潭印月，“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是玲珑旖旎的水；江苏太湖古称“笠泽”，风帆沙鸟，云雾苍茫，“以三万六千顷之巨泽，涵浸七十二峰于其间”，是灵秀钟毓的水；南京的玄武湖，晚霞回荡，烟雨濛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是古典情趣的水；浙江的富春江，水郭烟村，渔歌柳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是天生丽质的水；东北的黑龙江，寒流滚滚，冰雪弥漫，水色绿黑，是冰天雪地的水；台湾的日月潭，云飞鸟语，岚翠宜人，湖水澄碧，是清秀自然的水。这许许多多如云烟雨雾的水光，苍茫森渺，是宇宙洪荒的源流，是人间福地的幽径。

山是看过的，水是看过的，然而却只是画里岑寂的山，纸上枯槁的水，是图片留影的假山假水。既未能登临壮观，又不能乘棹泛览，什么庄严山色，什么苍茫水光，都只是梦里虚幻的游踪，何曾当真见过青山，见过绿水呢？

见过山吗？见过水吗？

山是看过的，水是看过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人登山临水，原是为了怡情养性，向天地间栖心安灵，好求得一片从容，十分自在的。所以山性深隐，却又开朗旷达，启示了仁者的不移；水性沉静，却又有时有序，培养了智者的不息。而这种“不移”与“不息”，便正是宇宙之玄机，大化之奥意，无怪乎王维在汉江临汛时，会恍然了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了。原来，在山色变幻之中，蕴藏了大化有无的曼妙，在江流浩荡

之时，潜伏着宇宙天地的玄机；原来，山色亘古不移，江流至今不息；原来千古以降，人世的盛衰得失，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在山水之间古往今来，恒常不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人游山涉水，愿不止是游览高山深水，而是在高山深水之间，培养自己如仙如龙的心胸。所以陶渊明临山恍然，悠悠道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白却一片悦乐的欣欣自许：“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这般“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山水，最是王维深有会心：“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现代诗人周梦蝶于此独能心领神会，把这种“与万化冥合”的神貌，用新诗体玲珑剔透的传译了出来：

行到水穷处
不见山，不见水
却有一片幽香

冷冷在目、在耳、在衣

然而如今的山水却全然失去了这一片天成幽香，变得喧哗浑浊了。若说古人的登山临水是一种陶冶、一种历练，那么今人的游山玩水就是一种吃喝、一种褻渎了。今人在游山玩水之余，既没有什么怡情养性的心思，也没有什么安身立命的向往，只是走马看花般在山山水水里喧哗笑闹一场，始而游戏游戏，继而吃吃喝喝，终而摄影摄影，空自留下许多垃圾与一片疲倦、茫然而已，山的明，水的秀，都看不见也放不到心上了。山是俗山，水是俗水，想的是征服，爱的是嬉耍，既不知山有何

德，也不识水有何能，只是一窝蜂盲目的飞来窜去，恣意的玩弄、轻慢，把清山静水污染成了一片腥臊地。

这样的山水，还能怡什么情、养什么性呢？景中有我，不免伧俗，景中无我，才见风雅。在山水中忘我，是真正的游憩，在山水中不能忘我，徒然面目可憎而已，哪里还能看见“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又哪里能欣赏“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呢？

山是看过的，水是看过的，然而却只是吃喝玩乐的山，嬉耍戏弄的水，是喧哗浑浊的人山人海。既没有怡情养性的幽香，又缺乏从容自在的忻愉，什么高妙山色，什么广悟水光，都只是心里失落的意象，何曾当真见过明山，见过秀水呢？

见过山吗？

见过水吗？

山是看过的，水是看过的。杜甫的诗句“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就把世间的千山万水看了个透。山是千古的山，水是百年的水，把“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从“人”的一方登览，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山水；从“世”的一方登览，是“浮云流水十年间，算只是青山在眼”的山水。似这般悠悠忽忽的山水，既无灵根，又无慧果，生命如何存养得了？

千古以来，真能把山水存养在生命里的并不多。像苏轼，是把无情山水存养在有情心内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像青原惟信禅师，是把有情山水存养在无情心外的：“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

后来视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然而无论存养在心内或心外，都要能认得真，见得清。可惜，能从人生千山万水的险域里跋涉出来而不迷失生命的，毕竟不多，连朱熹都不免要惊悚浩叹“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这种失心症，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众生愚昧盲目，凡事短视近利，一片滔滔滚滚的浊流四处泛滥，是情性溃决的洪峰，是末世败德的先兆！

人心险恶，淹没了天地幽香的山水，污染了宇宙清纯的福地，渐次形成了另一种丑陋的俗山俗水。既没有澄明的面目，又缺乏良善的护持，什么可爱山色，什么可喜水光，都沦为世上难以想望的情境，何曾当真见过灵山，见过慧水呢？

因 缘 现 身

水 月

常常独自上山，住在寺院，三日、五日或十日，暂离尘俗。那种生活的情怀，自在而单纯，像清晨山间的烟岚，像早晚课诵的梵唱，也像僧人的修行作息，让人在平淡中也能有深深体悟。

有一年冬天，天寒阴冷，我只身前往佛光山小住。

一夜，幽冷暗寂，我独在客房桌前静坐冥思。蓦地，一记钟声破空而来破窗而来，紧接着一声声一声声，嘹亮，轻柔，低沉，雄长，在静寂的夜里，犹似可以穿山越岭直叩人心。用心去听，给人感觉竟是又激奋又平静的，带有一种力量。我听了听，深深被吸引，也顾不得天寒风大，赶忙起身，走向庭院，跨过宝桥，穿过竹林，步上回廊，拾级而上来到大殿。到了大殿，站定一看，不禁看得痴了，只见几是不可计数的僧尼身披华丽法衣足登罗汉宝鞋一排排合掌站立齐声讽诵经文，那气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真是罕有其匹，令人动容！

原来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纪念法会。

梵音如潮，仿自湮远迷离的岁月流来。那圆润清越的音声，柔柔婉婉娓娓漾漾，优美极了，给人亲和贴切、庄重舒徐的

感觉；梵曲也是清纯的，有非凡之美，就像早晨林间缓缓流动的微光，清新、澄净，令人油然感到歉欣爱悦。我侧立大殿一隅，听了险险落下泪来，禁不住屈身跪拜喃喃祷念。

拜了又拜，念了又念，一心合掌顶受，整个人竟变得明净澄澈起来，像自己经过了一场心灵的沐浴，把烦恼心垢都洗去了。

那种感觉真好。

最好的是拜忏，是发愿，是念佛。我跟着僧尼绕佛、念佛，心思随着一声声佛号游走，随着一句句偈语流转，不知怎的，心灵深处的慈心悲愿就如千涛万浪涌起了，就如万千流雨洒落了。这种慈心悲愿真是好，是无尽的，是无我的，也是无求的。这种无我、无求的慈心悲愿正是世上最高贵最纯洁最无私的爱。

我想，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胜过慈心悲愿的力量，也没有哪一种爱比慈心悲愿的爱更持久、更伟大、更让我们感动。

我不禁想起眼前这些僧尼。

这些僧尼是最刚强勇毅的，都是庄重敬重生活的人。世上涉渡的彼岸茫茫，难以挣脱的情障重重，有人在现实的樊笼里挣扎难出；有人溺在生命汹汹欲河中，沉沦了；有人迷失了生命航向，看不到自己的明天。而这些年轻的出家僧尼，却能勇于面对自己，勇于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方向的抉择，放下，提起，一路行去，无悔。

他们走的路是往而不返的路。他们把过去所有的我执与情缘一一结账，把曾经深深迷恋的一一放下；他们了断尘缘飘然而去，在山间，在水湄，在暗夜，在黎明，时时刻刻在淘洗磨

洗这多情多欲多求多垢的身心，忏除业障，勤礼诸佛，依苦境泯身见，以逆缘固净愿；而只要一个参拜，一句佛号，一个禅坐，一颗盲执陷溺颠倒梦想的心就此收摄安住了，这却是何等难事！

但最难的，还不是了却尘缘心无爱染，是人世关情。

他们办教育事业，办文化事业，办福利事业，办慈善事业，办一切利济群生饶益有情的世出世间事。他们听世俗之声即动悲悯之情，见世间诸苦辄起哀怜之念，在情愁汹汹的涛天海浪中，在人生冥冥无尽的暗夜里，他们为世人点灯，作苦海舟航——尽未来劫暂愿救拔一切苦难众生——这其中却是含藏着一颗多么深情孤意、悲天悯人的心灵，而又需要对人间世相有多么深重多么热切的悲智愿行！

能避世而不弃世，能出世而为人世，能上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生命姿采与情调其实不是消极，不是逃避，不是懦弱，更不是颓废败死的，而是一种美，一种人世里难以见到的美，这种美可以把生命带到一处遥远的、不可知的、景色壮美秀异的所在；在那里，可以寻求到一个更高更广的生命庄严，一个更清更纯的净美世界。

这样想着，我就觉得眼前这些慈悲虔敬的出家僧尼是甚难稀有的，使人油然敬重。

他们是淤泥中的一朵清静之莲。

他们是干枯河道流过的一道浅浅清流。

他们是火浴的凤凰，在层层叠叠的灰烬历练中新生。

他们也是尘世里的一处净居，红尘苦寒纷纷扰扰，却拥有一颗精致高贵的心灵。

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颗精致高贵的心灵，每个生命都可以尽情尽性的火焚燃烧、放光发亮吧！

当然，我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全然的欣赏、赞叹所有的出家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感觉呢？原来并不是他们的心不诚，也不是他们的意不切，而是他们的姿采不美。他们有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挫败者，不能勇于面对现实，在挫败连连不得解决时才出家；有的渡死不渡生，成天忙忙碌碌，以赶经忏赚俗钱为务；有的倒是深入经藏能说能解，只可惜把佛法讲得太艰涩高深了，跟现实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甚至一心一意期盼来世，现世没有一刻清安，把世界看成火宅了，一分一秒一时一刻都不能不敢坦然面对。于是，厌离，避世，烦恼无量自苦不休，把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可以指导生活引导人生的佛法都弄得不能与世和谐了，真是可惜。

说到烦恼，烦恼当然是有的，在工作、在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相交共处的任何因缘中，它是那么近，那么真，我们几几乎能眼见、能耳闻、能身触、能意想。在浩瀚人海里、纷繁红尘中，每天每日有多少人为情欲而撕裂自己的心，为家庭而焦虑白头，为空间而寂寞，为寂寞而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短短一生，离合悲欢、爱恨恩怨、老病死苦……一步步走过，生命里的三灾八难恒是没完没了，让人惊心。

烦恼，正是一个极难闪避的生死疑团。

然而，烦恼之为物果是如此堪惊畏怖吗？它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它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如来种，烦恼就是如来种。《维摩诘经》里有一段话——维摩诘居士问文殊菩萨说：“何等为如来种？”

文殊菩萨说：“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人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

在这段经文里，人世间种种烦恼的意义被肯定了，烦恼就是如来种子，因为有了无明烦恼才能生出佛法；因为有了佛法，才能解脱自在，自性清净。

这是多么令人惊喜的解悟。

原来烦恼如结，自缚自解罢，实不足畏，佛法也变得可亲可近，可与我们生命的真实经验直接相契，不再那么高深玄妙艰涩难懂了。烦恼在哪里呢？烦恼自在一心，佛法也自在一心，只要一念清净心，则举目倾耳心知灵感之际，山河大地万千法象便都是佛法种子了。

佛法，时时处处可证。

如此想来，佛法之为用大矣！可以断爱，可以去执，可以梳理零乱的生活，可以洗濯污浊的心灵，可以找回本色清明、庄严自在，可以作为一切人生行事的依归，都是攸关人间现实的。

就像闪亮的灯光，暗夜独行时可以照亮前路；就像悠扬的钟声，茫茫浮生中可以醒人于迷，让人没有贪欲，没有杂染，当下就轻安。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世上，哪一种道理像佛法一样平易、不凡，值得我们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呢？

钟鼓悠悠，梵音袅袅，我飞快地扫视着整座殿堂，眼力所及：钟磬、木鱼、佛像、僧尼、花鬘，以及千盏万盏莲座灯光，光光相摄重重无尽……真是无量相好清净严饰。我回首，寻思，

遥遥望去是山下灯火明灭的地方，灯花闪射如幻海，正是我们日夜营生居住的所在；而眼前这一声声钟磬，这一声声木鱼，怕也不能唤醒山下那个老病生死烟火迷离的世界吧？明天，以及无数无数的明天，旭日依旧东升，人潮依旧拥挤，这个世界依旧深深深深地陷在贪瞋痴爱里，我们无可避退，当在其中欢笑、愁恼、老朽、死去。但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了佛法，我们让自己在佛法中安心，让自己有一点点生活的智慧，有一点点慈心悲愿，我们就能从困厄中，愁恼中，自苦不休的人生中走出，即使面临生命层层叠叠重重叠叠的困境，也一样能保有对光明理想的一片向往，永不失去向前向上的信心。

这样想时，你就感到一种解悟的快乐，走路的心情都不一样了。我走出大殿，仰观灿灿星空，心头但觉一片清明温婉，如燃照着一盏永不止熄的闪亮灯光。

人生因缘在光相中现身了。

十万佛塔记

边 烽

公元一四二九年，大明宣德四年，藏历火羊年暮春。

夕阳像渐渐凉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年楚河上，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沙滩上留下一串尖头加钦靴的靴印。只见一个中年人拖着长长的黑影在徘徊沉思。他裹着白缎头巾，穿着龙云纹绸袍。一会儿仰望远方的雪山山脊，一会儿纵目滚滚的年楚河水。晚潮“哗哗”地向河心退去，留下了一层层梯田似的河滩。这是年年春天雪融水涨，冬天山寒水瘦所留下的痕迹。中年人仔仔细细地察看着这梯田似的河滩，忽然，他捋了一下两绺胡须，脸上浮现出水波似的笑纹，古怪地合十诵起经来。最后竟匍匐在地，感谢上天的启示。

这人名叫贡桑绕丹帕，是西藏江孜法王。近来他正为江孜白居寺内的佛塔建筑设计而冥思苦想呢。现在他从年楚河退潮时露出一层层梯田似的河滩上，联想到佛经里所记载的浮屠塔。如果能建起这样一座别具一格的佛塔，对弘扬佛法，调治下民该有多大的威力啊。他又想到祖父膺任元朝敕封的莎迦法王的内务大臣，同时受封为江孜法王，到自己接位已是第三世了。现在内地换成了明朝，汉地大皇帝对西藏分封了几

家法王，全藏并无统一的首府，自己的封地处于边境通往拉萨和内地的咽喉要地，只要建筑起这座非凡的佛塔，江孜将会成为全藏瞩目的城邑，自己会得到各家法王的推崇，祖宗留下的基业也就会兴盛发达，甚至还会得到汉地大皇帝的器重呢。想到这里，他有点疑心刚才是祖父绕丹桑布的在天之灵启示了自己，赶紧又对着上天磕起长头来。

年楚河冬瘦春涨了十次。到了大明正统四年，藏历火龙年四月，一座凌空耸立，壮观别致的佛塔，已经高矗在年楚河西岸、宏大富丽的白居寺内了。塔后是苍峻的老人山，山上多洁白的石子它真像个银须白发的老人护卫着这座别具一格的佛塔。

在西藏高原的许多塔形建筑里，这座佛塔确实是比较奇特的。它的底层由七级梯田河岸似的塔楼所组成，线条柔和，式样新颖，庄严稳当。梯田形楼上还有六层圆塔楼。塔高三十二点五米。共计有大门十二道，小门八十道，塔角一百四十六个。塔内有一千斤重的核心铁柱一个。塔顶是紫铜铸就的一朵十三瓣莲花。它迎着天风夜露，焕然怒放在云海星河里。

五百多年前，传说年楚河是从白居寺附近流过的。夏天涨大水，滔滔的河水有时泛滥成灾，淹没民房，但那汹涌的河水撞到环抱佛塔的老人山的山岩上，只能溅起雪白的浪花，翻卷着退落下去。因此，当地藏胞称这座塔为“巴廓曲典”，意思是“卷浪之塔”。

在这座佛塔的十三层塔楼里，共有经堂二十七个，供有泥塑、铜铸和金银菩萨三千多尊，加上壁画和唐卡（卷轴画）上的所有佛像，据说总计有十万尊。因此，这座塔在藏文史籍中被